



話上談

半年前的一個星期

天，我把先生從午睡中吵醒，坐在那幽雅的书房裏，一談兩個多鐘頭。先生為我

細細解說了好幾個近代史的問題，告訴我許多令人欣悅的生活瑣事，我也應許了先生幾件要做的事情。然後，先生說：「如果不太忙，多來這裏坐坐，還有許多事，我會對你說說。可是，要說的日子也不多了……。」

然後，先生說：「如果不太忙，多來這裏坐坐，還有許多事，我會對你說說。可是，要說的日子也不多了……。」

後，先生一身瘦骨把我送到門外。粗心的我，竟全然沒有察覺先生面容的憔悴，話裏的蒼涼。當先生病逝的噩耗傳來時，我才猛然醒覺，那言猶在耳的一別，就是永別。第一陣泛自心頭的後悔是：那天，我怎不回頭多看他一眼？

因為左先生是中國青年黨的領袖，所以許多人說他是個政治家，但他留給我的印象，卻是一個熱愛國家的讀書人，也是一個關懷青年

人的導師。

記得三年前，我請先生為我們一羣青年人講近代史，他竟毫不猶豫的答允了。是每隔一個星期天一次的。我也把我的學生叫來，於是，往往是上下三輩人聚在一起。他的親切和輕鬆，使我們聽得很舒服，也很易接受。七十多歲的老先生，從沒有給青年人一種「高高在上

# 逝去的春風

## 敬悼左舜生老師

「的」感覺，反而能像朋友般談得來，那必須具有一種與年紀無關的「真」。這「真」就像一股春風，吹拂着每個和他接觸的青年人，許多啓發便在不知不覺中萌生了。許多凌亂，先生眼看了中國五十多年來的和對民族的信心，卻堅定得使我們吃驚。當談到國家破析，國族多難的時候，我們都覺得無可奈何，也

十分灰心，但先生不止一次告訴我們：「不必怕，能回去的日子一定會來的。你們必須努力，多讀書，修養自己，那時的國家，實在需要你們的力量。那日子一定會來的，我可能等不及了，可是，你們卻必定等到。」如今他果真等不及了，但願我們真的等得到，也願我們多讀點書，努力修養自己。

先生的溫雅有禮，正是中國書生的典型。他對任何事情都一派慎重，待任何人都彬彬有禮，這更是我們所敬佩的。每次我到惠和園去看他，他總會問及許多他認識的人的近況，那種殷殷之情，就夠使我感動。在凹凸不平，擠得滿是人車的聯誼路上，我總走得很慢，老是跟不上走在前頭，扶了手杖，健步如飛的長袍身影，先生總會頻頻回頭說：「小心點，慢慢來。會路好難走啊！」是的，老師，路好難走，但我們會小心地，慢慢把該走的路走完。

春風已逝，竟等不及那個他堅信會來的日子！

小思